

劉揆一述

黃興傳記

中華民國八年四月出版

黃興傳

冊

一五角

編
成

揆

一

津印書局

寄售處
各地大書店



黃克強先生肖像



黃克強先生殯後攝影

一其書由自君馮與生先強克黃

自由非以故唯事為長懷退縮遭此大敗而聞而取有
善眾人以故唯事為長懷退縮遭此大敗而聞而取有
善者統之同志固此亦懷失猶未之第之負國友友雖毫
死雖以此散其苦半自念往有形自粗舉此必當不
善黨之元極自立月和一立院等素恭備一西國
舊也叔實裕上主以為反仇之計遂与侯堂先同署
作告者外未常不与一友通使于成山此是之疏
善黨之元極自立月和一立院等素恭備一西國

者義有治辦既一加進修復行之亦不
者義有治辦既一加進修復行之亦不

其

二

消息威盛情最酣於歲末自裁將軍人生止斯時不得
信交集了些子戲博直得相見萬世生倫改日況
事滋沈歲日同人所阻止不得還折其志感
者義有治辦既一加進修復行之亦不

用曲并此二不惟自少可至承矣朝情先承中山
先生生少年取公節公同志者恭備甚重以此事
在朝華華備以此別事寧宗餘篇以著生風流之不
近往有虛名自問外人。初未有以何一物為表
前第一此為收成皆是。此種傳來甚多。故

四其

自古有之。或曰：「人情有所不能已者，事有不得已者，故曰：『迫不得已』。」今以吾子之不欲，而使吾子之父母受困于吾子之不欲，是吾子之不欲也，非吾子之父母之不欲也。吾子之父母之不欲，吾子固已知之，故曰：『吾子之不欲也，非吾子之父母之不欲也。』

三其

此亦一端也。夫子之所谓「君子」者，「仁者也」。故曰：「仁者，人也。」今子不仁，是子不人也。子不人，是子不君子也。子不君子，是子不仁也。故曰：「君子，人也。」

其六
之武
部代奏准之由德國人葉云就同司三歲歸家，緣張良醫之見，遂
抑之。這事老吏（三歲）後，召請公私眾議，各持相反之論，惟陳子
仰曰：「此二人一朝以互對為一辭，中設有加長隊，長官當得，故一
半時以誠情同情，反則故為快。其次若兄弟，則他人口所尚（向陽），
一系有集令，則極有以取人致也。」時二子在在，此絕人取，敢為係同。長
子者，因在下主熟識其母，年未滿不識者，不如於事時後異附耳。
昌黎公以誠情同情，反則故為快。相代既與，而滿府皆
勢大相傳，不以人言性急慢。而一派說似較優，而此以
多以人成，則人極其多才，故謂其
時尤多才，則人極其多才，故謂其
心與世物，以深得其中，實以高有反愧，固以素面上現。
尤擅外學，以識詳。必欲一甲，衆志，先其久不承樂，而余同之。
似此人以擅舊傳為主，物審而有把握，亦為不凡。然會
着浩名，雖非其本，其內卻自昔是人不苟。指揮其有，竟
之勢，事誠不情，門以訓漢，形勢如海闊沙田。然一招不至，竟守
此小秘。以是，人何以然，又相其黑，則被收。久收，則握其
能早自立者，亦有道以處。今淮陰、吳漢，既成績，非不
詳善，不重兵，立功，則是与北鄰。唐力敵長江，十載六地，移而
沈宗臣，像鉢故，以伐摶柳相使，以言摶柳之生，像和，其人也。

其

七

本法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今取水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今取水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

此脉之理，宜皆山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今取水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今取水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

此脉之理，宜皆山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今取水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今取水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

此脉之理，宜皆山脉之理，而以江流之脉，水之源流，以定水之冲积。故今之水，或有冲积，或无冲积，其脉之理，亦各不同。

其

八

英雄豈命災剝郎！
捲滄中原
俠肩負，我未吞胡
慨淳業，君先懸
首秀吳。悲秋赤子天何意，猶
有旅已有光眼底人才四國士萬方。
多難立蒼茫。

執道一弟作此



黃克強先生家書

昔先君致全力於革命時軍務紛勞家書殊懇
加以不肖爲黨國効綿薄頻年卜居無定致先
君手蹟遺失殆盡惟君手蹟遺失殆盡惟



敵朝食之慨不虞自暴自棄荏苒已迄今茲有負
先君期勉之訓愧悔何及 男一歐謹誌

江浙聯軍中奉讀此書輒有中宵起舞滅

傳記緣起

先君克強公一生之志行。及與黨國同其休戚者。久爲舉世所共見。慨自甲辰失機。凡夙所糾合諸同志。以吾湘立革命之始基者。均挫抑殆盡。亡走日本。與先總理相遇合。而同盟會以成學界閔駿非常之才。僑商慷慨激越之彥。雲從而景附。於是主義大昌。布之海內。隱系天下之望。論者謂先君與先總理之契合。實國人明辨黨義之先聲。卽民國紀元之朕兆。不肖追侍海外。見先總理與先君相倚如左右手。及諸父執之精誠奮發。廩頂踵以赴義者。前蹶後繼。雖在艱危。亦深嚮往語云。一人善射。百夫決拾。以有爲之倡也。而况黨義之入於人心者。至深且遠歟。辛亥以還。不肖馳騁戎間。方謂承歡述志。來日

孔長詎意。先君耗心血於黨國。竟費志以終。若夫盛德大業。垂之國史。豈不肖妄能有所顯歟。父執張公溥泉。周公道腴等。僉以劉公霖生與。先君共事最久。知之甚詳。故以記述之業。屬之劉公。劉公亦拳拳引爲己任。易曰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。以蓄其德。况不肖之獲讀斯編。有若親承遺訓者乎。亟付剞劂。公之國人。謹述其大旨如此。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黃一歐敬識於北平。

黃興傳記

劉揆一初稿

黃公原名軫。字董午。因民國紀元前十年。第^三次長沙起義失敗。兩湖清吏懸賞通緝。爲便於奔走革命計。^始改名興。字克強。湖南善化縣學生員。體貌魁偉。沈默寡言。富於膽智。少從瀏陽李永球學烏家拳術。隻手能舉百鈞。當滿清戊戌維新時。公年二十四。肄業兩湖書院。時從院試經史中闡發時事。文似東坡。字工北魏。最爲院長梁鼎芬所推許。辛丑冬。鄂督張之洞派公赴日本考察學務。研究中外大勢。洞悉滿清數百年來。純爲壓抑漢人政策。非先從事種族革命。必無改變國體政體之可言。遂留學師範於東京弘文學院。以爲造就革命人才之計。別延日軍官講授軍略。暇卽參觀士官聯隊各地兵操。且每日晨起。

必赴神樂坂武術會。演習鎗彈騎射。會中條例。凡鎗能連中靶之紅心六次者。卽得銀質獎牌。公射無不中。書案纍纍滿屨者。皆獎牌也。公爲宣傳革命。與楊守仁。樊錐。梁煥彝。創辦湖南游學譯編。又贊助劉成禺。李書城。程明超。創辦湖北學生界。所譯著之文字。皆以民族民權爲依歸。兩湖革命思潮。多發源於二雜誌矣。壬寅癸卯年間。俄人侵佔滿蒙土地。滬上章炳麟在蘇報痛詆滿清罪狀。一聲載恬小醜。震動天下。公則在東。聯合藍天蔚。蔡鍔。陳天華。鈕永建。劉成禺。楊守仁。湯標。李書城。蒯壽樞。張繼。馮自由。汪榮寶。周兆熊。程家樞。馬君武。李自重。黎勇錫。張肇桐。余煥東。經亨頤。周宏業。吳炳樅。劉鴻達。時功玖。秦毓鑾。及揆一等。組織義勇隊。雖曰拒俄。實含排滿革命性質。其後全隊中有與主義不合者。遂改組爲軍國民教育會。此實學界民族

革命團體之矯矢。而公乃被推爲歸國實行革命第一人焉。臨行之前。垂詢揆一方略。答言種族革命。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爲功。而欲收發難速効。則宜採用哥老會黨。以彼輩本爲反對滿清。而早有團結。且其執法好義。多可贊歎。比如湖南會黨有戴某者。違犯會規。其頭目馬福益。星夜開堂。判處死刑。當其泣送河間。自剖胸腹時。路過山阿。狹隘處。死者猶回顧。馬福益曰。大哥好走。須防失足。跌下坑去。馬亦嗚咽應而慰之。由此可見其不肯枉法。與視死如歸。足爲吾輩革命所取法。公謂聞馬昔遭危難。君曾救濟之。聯絡似較易易。故望君及早歸國。共圖之耳。遂相約。越三月。會於長沙。癸卯夏五月。公歸抵鄂。在兩湖書院。演說滿漢畛域。及改革國體政體之理由。與頑固派辨論終日。卒使全場一致歎服。鄂督張之洞聞而震怒。責成首府兼院長。

梁鼎芬拿辦。梁已懸示驅逐出境。公猶留連八日。以攜帶鄒容所著之革命軍。陳天華所著之猛回頭二書。零星贈送軍學各界至四千餘部之多。始登江輪回湘。在湘主講明德修業各校。課餘則與張繼。周震麟。胡元倓。諸同志演說。滿清壓抑漢人種種虐政。故湖南革命人物。以出自明德等校爲多。迨十一月。揆一回湘。公乃邀合吳祿貞。陳天華。楊守仁。龍璋。張繼。宋教仁。秦毓鎏。周震麟。葉瀾。徐佛蘇。翁翬。章士釗。胡瑛。柳大任。張通典。譚人鳳。王延祉。彭淵恂。蕭翼鯤。柳繼貞。彭邦棟。陳方度。何陶。蕭塈。朱子陶。任震。陳其殷。吳超澂。及予弟道一等。創立華興會於省垣連陞街機關部。公被舉爲會長。首先提議云。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。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。以何爲適宜。一種爲傾覆北京首都。建議以臨海內。有如法國大革命。發難於巴黎。

英國大革命。發難於倫敦。然英法爲市民革命。而非國民革命。市民生殖於本市。身受專制痛苦。奮臂可以集事。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。若吾輩革命。既不能藉北京偷安無識之市民。得以撲滅虜廷。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。則是吾人發難。只宜採取雄據一省。與各省紛起之法。今就湘省而論。軍學界革命思想。日見發達。市民亦潛濡默化。且同一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。久已蔓延固結。惟相顧而莫敢先發。正如炸藥旣實。待吾輩引火線而後燃。使能聯絡一體。審勢度時。或由會黨發難。或由軍學界發難。互爲聲援。不難取湘省爲根據地。然使湘省首義。他省無起而應之者。則是以一隅敵天下。仍難直搗幽燕。驅除韃虜。故望諸同志。對於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。分途運動。俟有成效。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。於是會衆分門別類。各